

共產主義的理論

著 達 喬

譯 庵 見 鍾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張序

本書作者約德氏 (C. E. M. Joad) 是以善用清晰文墨，解釋深奧哲學理論而著名的英國新進哲學家。他早年在牛津受學，得文學博士，對於文學哲學都有濃厚興趣；尤其在哲學上受羅素，在文學上受蕭伯納的影響特深，是使其成爲抱有左翼理想的和平主義者。他嘗自述說：「我的大部分生活可說是個和平主義者，而我的思想與信仰也是屬於『左翼』的一類。在去年九月之末，……一般朋友都主張，應該聯合法蘇對『法西斯侵略』採取『堅決立場』，那時我就感到戰爭的氣息了。」（見約德新著『爲何戰爭』第七頁，一九三九年出版）。氏於一九一四年參加文官服務，在勞工部工作，公餘著述極富，現在年五十，（一八九一年生），短文不計，成書已有十餘種。一九三〇年告退，改就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哲學及心理部主任，專心著作，爲現代左翼論壇上的健者。

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是相當艱難。其實此種困難，不在於理論的深奧，而在於透過無數爲求政治策略利益的變形，與攻辯辭藻。原來馬克思的學說是先確定了共產主義的結論，而後在哲學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尋求例證，以建立其理論體系的。故其理論自不免於不相貫聯。譬如馬克思之說明辯證法的推進

，說是封建社會否定了奴隸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又否定了封建社會；推至將來，資本主義社會亦必將轉爲共產主義社會。但在事實上有問題的。蓋否定的意義是相反物的反對作用，如是則共產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容或爲資本主義之相反物，但資本主義非爲封建主義之相反物，封建社會亦非奴隸社會之相反物。馬克思爲貫徹其共產主義之結論，不惜曲解自己理論；而馬克思之繼承者爲求政治策略利益，將共產主義的理論，更是任意變形。在五十年代，大戰發生，德俄兩國的條件不同，其社會主義者的政治策略利益亦異；結果馬克思主義者便形成列寧與哥魯基兩派的對立，終乃演至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對立，雙方都有其互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的共產主義理論。時至今日，『國際』之本質，原在求得政治策略利益，可謂盡人皆知，尤其在紅軍進佔波蘭以後，俄國也大談其國家的歷史光榮了。列寧應用克魯維實戰爭論的觀點，創造革命策略，所以他便將『馬克思主義』發展到適於革命策略利益的階段，這是極大的一變。列寧逝世，托羅斯基與斯大林，各將『馬克思主義』再度變形，以求有利己方策略利益。現在『一國之內社會主義建設可能論』者已獲勝利，從不惜任何代價以求之『和平』，變至派遣紅軍到國外以求之『和平』，共產主義理論又遭一大變形。所以共產主義的理論，其內容是在不斷的謀求適合政治利益而變形，其文體亦在不斷的攻擊反對各派。任何一本論共產主義的重要文獻，儘是非某某主義非某某

派，非某某路綫，而於共產主義的正面理論，反少平白的闡明，這是一般研究共產主義理論的困難所在。毋怪從事『中國紅軍』鬥爭十餘年的老戰士，對於共產主義理論還是不懂的，說是『太高深了。』

其實研究共產主義理論並不是件頂難事。祇要能夠剝去其漫罵式的辭藻，和透過各種謀求政治策略利益的變形，而用科學與客觀的態度，去把握其理論的核心；那末，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是不難瞭解的。在這方面恰是本書著者約德氏的特長，他是最善於將繁複理論來簡括說明的。本書是由繙譯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Morals and Politics 的第十七章而成，原書著者曾自謂是極樸淡經營之作，所以讀過本書，總能留有一種深刻的影象。其贊成共產主義者，他不能否認其對共產主義理論闡明的明白扼要；其懷疑共產主義者，則對其批評共產主義理論的簡括周密，也感到滿意。這是本書的特點所在。

張君勛 二十八年十一月重慶

目次

一、闡述

二、評論，柏拉圖與共產主義

三、批判

目次

共產主義的理論

約·德著
鍾見康譯

一、闡述

導言 共產主義不過是一部分倫理的，一部分是政治的主張。這也是形而上學的哲學，一個探討現實的理論，一個智識的理論和經濟的理論。關於經濟方面的共產主義，不在本書範圍。共產黨的主張之全體，既然把這一部分不可少的部分，我在這裏所說的，當然不能完全。共產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基礎，和它的智識論，有些已經在我所著哲學指南 *Guide to philosophy* 內第十七章講過。所以這些題目，在這裏，只有草草述及。形成共產主義哲學一部分的倫理主張和政治主張，在那部書裏頭也有描述。其中有幾段所涉及的題目，恰好落在本書範圍之中。我已經寫過的，不想再用別的說話來重新寫過，所以這幾段文字，如屬確切和適當時，我便照舊重印出來。

辯證法的歷程 共產主義，成爲有聯貫的主張，頭一次見於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一八一〇—一八九五）的著作中。當初是叫做辯證法的唯物主義 *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辯證法的』一字，表示一部分是由黑格爾 Hegel 而來。黑格爾說，思想 thought 和事物 things 的演進，是由相反的因素或趨向 tendencies 而成。這種主張是兩面的。一面是描述事物之存在，演進及行動，所循之方法；一面是描述我們學曉關於這些事物之真理所循之方法。在黑格爾看來，這兩種歷程，即一爲事物的演進，一爲真理的發見，是相同的現實 reality 之兩方面。但是，黑格爾是以邏輯的居先，給予第二個；馬克思則着重以頭一個爲居先。

辯證的歷程 Dialectical process 包括一串連接不斷的起落。ups and downs 一個趨向，就因爲它是成功，便生出它的反對。所以正在它成功的時候，它的反對，便起頭來制勝它。試取一個馬克思自己的例證：——在十九世紀中，有個日益得勝，和日益顛簸的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的演進，但是個人主義在它前進的這個期間中，便生出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當個人主義正在奏凱的時候，這個集體主義，便頭一次進來，成爲可怕的巨敵。凡趨向，或運動 Movement 成熟的時候，既然就是爲它的反對鋪道，所以認真正了解，在任何假定 Given 之時間中在社會上運行之趨向，便要知道，使那個社會得以存在之歷程。

但是，由一個趨向到別個趨向的那個時間，並不是一種軒輊戲式的。較後的趨向比較早的趨向爲真

實。因爲它包括較早者，並將較早者併入計算故。所以，在思想中，和在事件 events 中，相反趨向的衝突，是一樣成熟，一樣必需；因爲這個衝突，是沿真理和現實的方向，而至於一種演進。但是，這個歷程是無底止的，所以沒有最後。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 黑格爾主張，辯證歷程的驅動力 driving force 是觀念本身 ideas themselves 馬克思否認這說。在他看來，凡觀念不是任何心神的觀念 ideas of any mind 便是無意義。再者，他的主張，是唯物者的主張。按照這種主張，在一個重要的意義中，心神本身，就是它們（頭腦）在裏頭運行的環境的反映；所以在心神中運行的事件，在最後一着，乃由心神外之事件或運動所決定。在物質世界中之這些事件，乃心神中之事件之產生者。因此，決定歷程即吾人所謂爲歷史者。人的心神，在這個歷程中，是一個不可缺少部分，但不是產生者。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 辯證的理論，和事件原因的物觀，聯合起來，乃產生歷史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事件發生，乃相反趨向衝突之結果。先明瞭相反趨向和它們衝突的結果，然後能得到關於事件之真理；即是說，得到歷史的正確解釋。在思想界中，追求一個趨向，以至於它的邏輯的結論，就是宣示它的反對。所以，在事實界中，一個運動的成功，是有需要於它的反對的存在。故封建主義，產生布爾喬

亞 bourgeoisie 所由發生之條件。此佈爾喬亞，由於工業的擴展，和商業的滋長，立刻摧毀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因其自身創造出階級意識的普羅烈達里厄（無產階級）proletariat 又製造出毀滅它自身的工具。但是，從一個觀點來說——即當作從外邊來看——那個趨向，是一面的演進，召取它的反對，使其存在，以改正它的偏於一面。從別個觀點來說——即當作從裏頭來看，——它本身，就是兩相反的綜合。所以，每個社會體系，在它本身之中，包括有它的反對。在這個社會，和它所包括的反對之間的反對一事，就是引起那個體系的崩潰，而為別物取而代之。

所以馬克思形而上學的背境，是辯證的和唯物的。他的辯證理論，主張不論何種之運動，由相反物之對抗而來，而由對抗所得之產物，在其自身中，包括有相反物，而又超越相反物，此相反物之衝突，即產生此結果者。他的唯物主義，則主張在辯證演進歷程後面的驅遣力，在最後一着，並不是一個心神的事件，乃是物質的事件。決定歷史途轍的，不是人類的思想和意志，乃是氣候的變遷，原料的發見，及新技術的發明。本來，因有發明，而有新工業技術的演進，便可看見心神對於物質的活動。但是，馬克思却很謹慎來指出，發明並不是完全來於人類創造的腦筋。人類所要發明的，不是由人類決定，乃是為人類而決定；就是說，所為之決定的，乃那些問題的性質，所謂問題，即人類生存之條件，使人類長

記不下的問題。再者，若說某一特種偶然得來之發明書，究竟這種發明，是否要發展和應用，乃由外部環境所成立之條件所決定。所以，就是發明或創造的活動，也不是自發的心神活動，乃是環境中情勢 Environmental Circumstances 之機能 Function 或副產物 by-product

這是馬克思思想的背景，一個簡短的述略。讀者明白這些後，關於馬克思由此而來對政治理論和倫理論，便較易了解了。

根本的政治原則 下文是恩格斯的說話，從羅素所著自由與組織 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書中轉錄的。這是結果的主張中之精髓。

「歷史的唯物觀其發軔的命題是這樣：支撐人類生活的生產工具，和次於生產的，產出物的交換，都是一切社會構造的基礎；凡在歷史中見過的社會，其中財富分配的方法，以及社會分成階級或次序的方法，要看所產出的東西是什麼，這個東西如何生產，以及產物如何交換。從這種觀點來說，一切社會變化和政治革命，最後的原因，不足求之於人的腦筋中，不足求之於人類尋求永久真理和公道中，乃是求之於生產方法及交換方法的變化中。這些，不足求之於哲學，乃是求之於每個時期中的經濟。我們常常看見，現存的社會制度，不合理，不公道，理性已經變得不理性，是已經變為非，這是適足證明，在生

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中，已經暗中起有變化，適於暫時經濟條件的社會秩序，不復能再行保存。由這點，我們並可以這樣說：解除已經看得見的不適合物的方法，在已經變化的生產方式的本身中，於多多少少已經演進的條件內，一定已經存在。」

上文所述最顯著的兩個特色，可以再用兩段引文來確證。第一，引起社會中變化的衝突，並不是人心中的衝突。變化的最後活躍，並非求之人類的願望和思想中，乃求之於生產的歷程中。

『這個生產力 *Productive forces* 和生產方式 *Modes of production* 間的衝突，並不是人心中所產生的衝突。這是客觀地存在於我們之外，即對於發生此衝突的人們，於其意志及動作，亦無關涉。現代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在思想中，事實上，這種衝突的反映；亦即是它在心神中對於直接在其下受苦的階級即勞動階級一種觀念上的反映。』

第二，凡構成社會文化生活及制度的種種因素，無論為倫理的，宗教的，法律的，美術的，乃它根本的經濟構造之副產物。

我們已經看見了，一切過去的歷史，除原始階段外，乃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社會中的戰鬥階級，乃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產物。——一句話，即其時經濟條件的產物。——又社會的經濟構造，乃建立

真正經濟基礎，由這個基礎，我們便可最後來解釋，一個假定的歷史時期中，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宗教的，哲學的，暨其觀念的上層構造。」

人對物的關係和人對人的關係 由上邊所概述的主張，共產學說中最多數之特徵的和獨異的信條，便由此衍成。

(一)人類因欲滿足他飽，暖，和居室的需要，便經學得對於事物發生動作，所謂事物，即是生產原料的事物。所以，在社會中，自始即有人和物間的關係。

這種關係，包含有人與人間對應的關係。故於是乎有分工和專工，有某部分人奪取某物的權利，有某部分人不得奪取某物的禁止。但是，這些別人，雖不能得本物而有之，或對事物有所有權，然可以在所有者控制及指揮之下，對於事物發生動作，甚至那些所有者要強迫他們做出這些動作。在此種種不同之所有權形式下，對事物發生動作之各種方法，及人對於事物所做之種種不同動作，乃引起人與人間種種不同之關係方式。所以人與人間之關係，在最後一著，要看於社會中之演進中，在一個假定之時期內，人對於物如何得而有之，及如何發生動作。

社會的階級基礎 (二)在右記載的歷史的時期中，人與人間的關係，根本上還是這樣。這種關係，

是榨取的關係，而且因為這樣，社會乃分爲相反對的階級。但是，事實上雖還是一樣，榨取的關係乃蒙有種種不同的假面。關於這種外形的變化，馬克思於社會之歷史的演進中，分爲三個主要形相，*Phase* 舉例明之。即一爲保有奴隸之社會，二爲封建社會，三爲資本主義社會。在頭兩個社會中，榨取關係，甚爲清楚，無論其爲關係之外形，爲所有者對於奴隸，或封建地主對於農奴 *serfs*，這種關係，是毫無隱秘的；即一方面有財富的原料，因而據有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一方面或爲奴隸，或爲農奴，將這些原料，變爲可用的貨品。這個第二種階級貢獻出來者，就是馬克思所稱爲『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 的，其所得回來者，則爲允許其就第一階級所有之原料，加以動作，而得到僅僅生存的工資爲勞力的支付。在資本主義之下，兩種階級的關係，根本上也還是一樣。但是，中間爲好多亂人耳目的事實所遮蔽。——試舉例言。如生產不是爲立刻的應用，乃爲售賣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又有中人爲之聯鎖，又如政治自由的滋長，對於被剝奪的階級，予以投票的權利等都是。馬克思以爲，在每個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根本事實，——即大多數人只能在對生產工具所有者有所貢獻之條件下而工作，——都爲這些演進使之暗昧不明。

社會的演進 (三) 第三，決定社會由一個形相至別個形相之演進的，是人與物間之關係的變化；講精切一點，這個變化，就是人對原料如何滿足其需要。新的技術，時時引入，而這些技術即決定社會

的新形。發明時時有，人的技巧，有所改良，對於物質的智識，亦有所增進。結果，則採用組織生產來源的新方法，而這些並決定經濟組織的新形。所以經濟體系，如果要和演進的生產來源，並駕齊驅，便要不斷的改變。

倫理的法典與法律的法典對邏輯概念的相關性（四）第四，於社會的演進中，在任何假定的階段內，社會的道德體系，和法律體系反映它的根本經濟構造，其所特決的條件，則為權取階級用以對兩階級間關係之特種形式所取以自圓其說的需要；即是說，一個階級被別個階級所權取的特種形式，為當代之經濟技術階段所使之存在者。所以，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和政治的及法律的觀念，為人們用以維護自己和支撐自己的，乃對於社會的經濟構造成對待，並為社會的經濟構造所決定。這些制度等等，即它的產物，它的支柱，它的鏡子；而對於這三樣活動的每一種言，決定它們的性質的，乃經濟演進的特種形相，為它們所支撐所反映者。對於社會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是如此，對於社會的道德意識亦如此。奴隸制及農奴制，為用此奴隸此農奴之社會所允許，於是這些社會的道德意識，既反映該奴隸該農奴所各適用之經濟演進的階段，所以除認為正當之外，便沒有別的法。因為這個理由，被權取階級，對於公理正義的申訴，一定沒有人理會；因為他們所對之申訴的道德標準，乃假定他們所要申訴的制度是對的。

。所謂抽象的公理，抽象的正義，並沒有此物；只有反映和維護經濟演進的特種形相之正義標準和公理概念。個人的道德的無殊於社會的道德，和政治、法律、宗教、藝術發在一起，形成一個上層構造，立基於情勢之上，而且依其基礎之式樣，而逐漸成形。至於情勢，則我們已經看見了，乃由人對物之關係而構成，及對其儕輩相因而生之關係而構成。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現在我對於共產哲學的根本概念，擬用兩種應用之例證來疏解。第一在宗教範圍之內，第二在文學範圍之內。

(一) 大家知道了，列寧以宗教爲人民之鴉片，(此語首先見於 Charles Kautsky 之著作中)而共產之俄羅斯，是著名仇視宗教的。所以會仇視，是因爲他們相信，在歷史上榨取階級，曾用宗教爲一種方法，以確定被榨取者的屈服。馬基亞維黎 Machiavelli 曾主張過，道德和宗教，應該爲聰明的統治者用爲權力的工具。在共產黨看來，就這點來說，凡會統治的人，縱不是全數，也是大多數，是聰明的。

這種見解，是以尼采的 Nietzsche 和斯烈西馬齊的 Thrasy machian 態度，特別用於道德上和宗教上。其所根據，大致如下：就底蘊說，社會是以武力爲基礎，榨取者用此武力，以維持及延續其所冀以發達之不平。但是，被榨取者之甘心願意爲榨取者榨取，就榨取言，乃是比應該用條鞭趕出之勞動階級

爲最易滿足的人民。以求得到所願而滿足，榨取者乃乞靈於宗教。因爲宗教不獨使個人對社會調和的一種工具，而且是一種器械，用以引誘貧困者和被壓迫者使其忍受那施以剝奪和壓迫的社會階層。所以宗教是富人的工具，也是窮人的韁勒。

共產主義者吩咐我們，關於這層，要研究種種道德上讚揚人之名詞的意義。蓋適於奴隸的道德，如柔順，屈服，不私，自足等，均爲大多數之宗教所讚揚；又如驕傲，和跋扈，在地位較高的人們中，則視爲道德，而表現爲勇敢，有創力，獨立，對於不公道和壓迫之無畏的奮鬥等。但在宗教中，則皆爲罪惡。共產主義者又吩咐我們，要知道，基督教且更進一步以貧窮爲道德；並以爲天國的大門，對卑下和貧困的人們打開，而有錢的人要進去則極艱難。所以貧窮和卑下，並不是照外面看起來，和世界人們眼中看起來，所應無論在任何代價中均應避免的東西；它們是達到天堂幸福的護照。祇是這樣，所以它們應該受人歡迎。基督教顯然是鼓勵人們增殖貧困，叫人們不應顧慮今日，并對於能使上帝喜歡的生活狀態，爲之滿足，於是使人們安於無思慮和惰性。

宗教既是使上帝喜歡吩咐一百個之九十九人安於極端低下的狀態，所以認真來講，宗教是幫助統治階級，使貧苦的人安於本分。基督教把這種機會貢獻給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便立即抓住這個機會來不

獨榨取工人，而且將榨取的結果，視為對於被統治者極大的資產。

是故由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來說，宗教是龐大的欺騙；這個欺騙，其由榨取階級行之，非出於有意識的，——我們應記取，人類的心神乃常常無意識地為歷程的工具，這些歷程，不管人類而意志，一經運行，便以意志的主司 *Agency* 而實現其自身。——乃出於真誠。這些統治階級，照例是誠實相信，那種多人實行的主張，是必要的條件，以接續維持他們的經濟權力。他們既以宗教為手段，又以此為目的，於是絕對的真理，和實際的真理，攜手而行。不過前者是神祕，後者是真實。

偶然發露實在的地位。但是，統治階級中，偶然有一位眼光較短淺，策略較為少用的人使毫不躊躇地，將他自己真實地位所立足的基礎，表露出來。如拿破崙第一，雖然是著名的懷疑者，却堅決不肯編製反基督或反教會的立法。他不相信的宗教，他也要予以保護。他曾經這樣請問過他的批評者：「窮苦的人，看見他自己快要凍死，而我宮殿裏頭都是火光熊熊；他自己赤裸裸，而我衣櫃裏有十件外衣；我每餐所食的足以養他全家一個星期；卻以為這是十分富然的。試問什麼東西叫他這樣想呢？這不過是宗教。宗教告訴他的在別的生命中，我要變成他的平輩，他的確比較我有較多的機會來快活。是的，我們要看到，教堂的門，對大家都洞開；貧苦的人，要在墳墓上邊讀祈禱文，是不大費錢的。」